

三民主義周刊

第一卷 第三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南京圖書館藏

第三期目次

社論

軍事統一為政治團結的基礎

學術統制與思想自由……………郭任遠

要從下面做起來……………潘公展

貫徹主義難研究主義亦不易……………楊玉清

意志集中與思想統一……………羅敦偉

擁護領袖歌……………王平陵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三民主義週刊第三期

零售每冊壹角

半年二元四角

預定

全年四元四角

(郵費在內)

發行人 林桂圃

編輯及

發行者 三民主義週刊社

社址：重慶體心堂十二號

總經售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四十七號

分經售

各地中國文化服務社分社暨各大書店

本刊已呈請內政部申宣部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第二五五

四號

軍事統一為政治團結的基礎

最近重慶大公報曾寫過一篇極公正而動人的社論，題為「政治團結與軍事統一」。他一方面很透澈的說明軍事統一與政治團結的重要性，同時更指出一般誤解團結的意義因而濫用團結名詞者的錯誤，認為政治固需要團結，而軍事則需要絕對的統一，軍事的統一不能與政治上的團結相提並論，我們覺得該報這種立論，無論在態度方面與內容方面，都是非常正確，確足以代表全國人民共同的意志和一致的要求，我人對此願寄予充分的贊同與敬意。

要知道政治的團結與軍事的統一，原為近代立國的基本精神與條件。離開了這種精神和條件，這個國家便不配稱為近代化的國家，便要受那些軍事能統一政治能團結而抱侵略主義的近代化國家的侵略和壓迫。這種教訓，我們業已充分的領略到，我們現在的處境，便是一個很好的實例，用不着再去穿鑿博引了。惟其如此，所以我們對於「政治需要團結軍事需要統一」這個天經地義的信條，還有懷疑的餘地嗎？還不堅決去執行嗎？

不過在這裏，我們對於政治團結與軍事統一這個問題，還要有更進一步的瞭解與認識。我們固應深切明白政治團結與軍事統一同為今日中國所必需，尤應深切明白軍事統一乃為政治團結的基礎，要談政治團結，非先以軍事統一為基礎不可。這個道理很顯而易見，因為軍事不統一，不服從最高統帥的命令和指揮，則其終極，必將形成割據，而陷於混亂的局面，試問在割據混亂的局面之下，還談得到政治團結嗎？反之，如果軍事統一了，軍令統一了，一切聽從統帥部的指揮，一般企圖割據的陰謀家，便無所施其技，便歸於消滅。企圖割據的陰謀家既歸於消滅，則破壞團結的惡勢力既除，政治上自易歸於團結，而且不團結自團結，何況嚴重的國難當前，凡稍具有民族國家觀念的人，正宜集中意志集中力量熱烈的勇敢的為祖國效忠，更那有不團結的道理呢？根據這個理由，我們便可於明白到現在團結問題之所以還被提出，無疑的必有其必然的原因在。這原因是什麼？便是由於軍事沒有統一的結果。這不統一的事實，由於何參謀總長白副參謀總長致十八集團軍負責人朱彭兩氏皓齊兩電中的指示，便可以得到確定的證明。

此外我們更要明白，現在一般固意強調團結口號的人，便是那些不服從命令，製造磨擦，消滅抗敵友軍的人，他們之所以要固意強調團結口號之故，完全是希圖藉此掩飾他們破壞軍事統一的罪惡。我們對於這一陰謀，不可不明瞭，尤不可不喚起國人注意提防的。

總之，我們要澈底的明白，軍事統一為政治團結的基礎，我們因需要政治的團結，尤需要軍事的統一，沒有做到軍事的澈底統一，則政治的團結不僅是要落空，而且要造成一個混亂的局面。現在抗戰已到了第五個年頭最後的勝利已是一天一天接近。我們對於軍事統一的要求，更為迫切，盡惟有軍事的統一，才足以保障抗戰的勝利，亦惟有軍事的統一，才足以保障建國的成功。我們願一般破壞軍事統一者，對此應有深切而澈底的覺悟，我們更要求政府速下嚴肅軍紀的決心，以維護軍事的統一，而奠定政治團結的基礎，達到抗戰建國的目的。

學術統制與思想自由

郭任遠

近來國內學術界關於學術統制問題常常有人討論，多數的人以為國家其他事業要受統制似也無妨，可是學術若受統制那就很危險了；因為學術的進化完全靠諸思想之自由，學術一受統制，思想就不能自由，學術一定因此而退化。我以為這種理論是很錯誤的，其錯誤的原因是：（一）不明瞭世界近來學術的趨勢，（二）不了解統制學術的真正意義與作用，（三）受十八世紀的自由主義的影響太深。誤認為學術統制就等於審判思想，就等於阻礙個性的發展。故要除去反對統制學術的錯誤的理論，須先除去產生這種理論之大原因。現在先講世界學術的趨勢：

要講現代學術，當然要以歐美為中心，亞洲方面中國的新學術，則方在萌芽，日本過去幾十年，雖然拼命地學歐美，可是學到現在，還沒有多大成就。日本的學術界，無論那一個門類，在世界上都沒有甚麼重要的地位，亞洲其他各國，更用不着說了。所以我講世界學術的趨勢，是特別着重於歐美方面，歐美學術當然首推英、法、德、俄、美諸國，其他各國，在學術界，雖然也有相當的貢獻，可是比較不大重要。

法國學術，自第一次歐戰以來，自漸退化，遠不及以前和新興的國家，一來因為人力，財力不足，二來因為國家沒有統一的計劃，以資提倡鼓勵學術之發展，故有此衰落的現象，這次歐戰，學術不振也是一大原因，法國自這次德戰以後，政治、經濟已走向統制那條路，我相信學術也一定有同樣的趨勢，我在二十年前就說法國的學術恐不久要退化到和西班牙差不多，今天幸而言中。今後法若沒有整個的計劃以鼓勵提倡，那麼法國的學術要恢復過去的光榮是極困難的。

英國是一保守國家，對於學術的發展，政府向來一積極政策，聽任個人的努力，一方面又限於財力，故最近英國學術雖然沒有衰落的現象

，可是進步的速率，遠不及美、德、俄三國，但是這次戰爭吃了德的國大虧，英國人自己也感覺到學術有計劃與統制之必要。我敢斷言，這次英德火拼，將來除非大英帝國滅亡，否則英國人的思想、習慣、經濟和學術，必有很大的變動，將由從前之聽任個人之自由發展而走入計劃與統制的道路。不過所謂計劃與統制的方式與程度，一定要以英國人的民族性為根據，和其他各國一定大不相同。

德國的學術，過去二三十年，進步本來非常之速，各種科學和藝術的人材，不但數目很多，而且特出的學者也到處都有，歐美無論那國都不敢輕視德國的學術。可是自從希特勒執政以後，以政治的力量來統制全國學術，結果有利也有弊，有利的地方：就是以國家社會的需要為前提，注意實用科學，故德國這幾年來，各種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都有驚人的進步，遠非他國所及，這次在歐陸打勝戰並不是偶然的事。可是德國對於學術的統制弊端很多：第一，太偏重應用科學而忽視純粹科學，故這數年來，工程學雖突飛猛進，可是純粹的學術却是一落千丈；第二，統制範圍太廣，不但藝術要受統制，就是人們的幽默談笑，也要受統制。又如研究人類學或民族學的人，都須以希特勒的種族成見為根據，否則不容許研究，甚至地位上或身體安全上發生危險，我認爲這樣的統制，實在超過國家社會的需要，而阻礙個人天才的發展，是學術進化的大障礙；第三，納粹黨因為種族的成見太深，因為反對猶太民族便把許多有名猶太籍學者，關在集中營或趕到外國去，這對於德國學術的損失，是無法補償的。

俄國的學術，在沙皇時代，在世界上並沒有佔甚麼重要的地位，可是自革命成功以來，因為蘇聯政府之鼓勵提倡，故最近這幾年來，蘇聯

的學術也進得很快，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慢慢的提高了。不用說，蘇聯對於學術的發展，也是有計劃的，有統制的，可是蘇聯對於學術的統制，也有超出國家社會的需要的可能。例如最近莫斯科大學，有兩三位遺傳教授，因為未能把辯證法或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他們研究花農作物、草、老鼠、牛、兔子等的遺傳的結果上面去，該校學生便發其宣言，驅逐這幾位教授，並要求他們政府免他們的職，又一年前，蘇聯某天文學家，出版一本天文學書，以辯證法來商解天空行星的現象，這未免太過於附會了。像這一類的統制，不但和國家社會的利益無關，而且妨礙個人的天才發展。

歐洲這次大戰，對於學術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將來戰後遺痕滿目，學術決不能在短時間內恢復，故今後世界學術的發展，當集中於美國。美國是一個新興的國家，在三十年前，在世界學術上，並沒有了不得的地位，可是最近二十年來，因為他們的富源均因為民衆尊崇科學與藝術，又因為歐洲各國政局之不安定與貧乏，故最近美國學術之發展，為歐洲任何國家所不能及，單就量一方面而論，無論那一門學問，美國一國的人材，幾等於歐洲各國的總和，而特出的人材也非常之多。最近十餘年來，美國得到納貝爾科學獎金者，達十四五人，文學獎金者，也有三四人，人材之多，於此可見一斑了。可是美國雖然是個民主治國家，表面上雖人人說思想自由，可是實際上學術也有相當的統制。現代學術的研究，在在需要財力的幫助，所以美國，所有學術機關的生命，都完全握於資本家之手。結果，不但全國學術界太注重於實用科學，而忽視純粹的科學，而且許多科學研究全以代資本家謀發財方法為唯一的目標。同時，大學裏的教授，凡有不利於資本主義的主張，往往中途被董事辭聘。且美國宗教勢力很大，有許多地方，在大學教書的人，根本不能公開批評宗教。南方各省且有法律禁止學校教員公開講進化論者，美國學術思想之不自由，由此可知。去年春間，紐約有一市立學院聘一位世界聞

名的英國哲學家羅素去教數學及論理學，紐約一部份的宗教家，以為羅素白來圖利的主張有害於宗教，因之唆使少數的市民向法院起訴，要求該學院取消羅素的聘約。法庭的法官的頭腦也和這幾位宗教家差不多，判決該學院取消羅素的聘約。那些天天在中國說英美的學術思想是如何自由的人們，對於此種事實，不知將如何自解？其實，美國對於學術的統制，有的地方有甚於德、俄，其與德、俄不同的點只在：德俄用政治的力量來統制，美國用金元的力量來統制。統制的方式不同，而其統制則一也。

因為美國學術是由私人用金錢來統制的，所以全國對於學術的發展，沒有整個的計劃，故國中有無數不需要的學術機關，每年浪費了不少的金錢財物，其浪費之大，實為世界上其他各國所罕有。於此益見學術應由國家統制，任聽個人的自由發展既不可，要依賴私人去統制尤不可。

中國現代學術的落後，是不可諱言的。最近再被敵人的摧殘，更有很大的損失。各學校各學術機關，搬到內地以後，一切的設備，極為簡陋，加上了中國數百年來的學術是極端散漫的。在此人力、財力、物力不足的狀況之下，國家應有一個整個計劃，一方面使學術界通力合作，以減少人力、財力、物力的浪費，一方面避免許多玩物喪志對於國家民族無益的研究，一方面又可提倡鼓勵一般青年的天才得以實現，而貢獻於國家社會。中國學術界，過去很散漫，沒有一個中心的機構來計劃和提倡鼓勵，而造成一個文化落伍的國家，這並不是偶然的事件。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學術，不受統制，沒有整個的計劃來提倡和鼓勵，就能迅速發達的。這已是世界現代學術一般的趨勢了。

但要統制學術，我們必須審慎地考慮下面各點：（一）學術統制的方式。我們既以三民主義為建設新中國的信仰，當然不能效法美國人用金元來統制學術，把學術當做資本家發財的工具，也不當以任何三

徵求統制學術。換了話說，我們要依據三民主義，尤其三民主義來建設一個新的國家，那麼我們學術的統制，自然要以三民主義為出發點；（二）學術統制的範圍，當然不能像蘇俄那樣的無限制，連人類學，生物學，甚至天文學等等也要用辯證法來附會解釋，我們要根據三民主義來建設一個新中國，並不是要把三民主義來替代一切學術思想。所以在不攻擊三民主義或間接中傷民衆對於三民主義之信仰之範圍內，無論何種學術的理論與思想，應予以極端的自由。（三）統制的活動性，從理論的立場，學術的研究與主張，是應該絕對自由的，但是在革命的過程中，或在建設新社會的過程中，因實際上之需要，不得不稍加以統制，這應當認為是一種不得已的苦衷，是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辦法，而且中國過去的學術，極端散漫，國家的人力、財力、物力又不能輔助學術的發展，所以非有整個的計劃和統制不為功，但是統制既是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辦法，那末，在統制的過程中，我們應該有充分的活動性及伸縮性，使個人的天才時有機會表現，社會的進步也不受阻礙。統制學術不留活動性和伸縮性，就有妨礙天才發展與停滯文化進步之可能。這是很危險的。（四）應用學術與純粹學術的統制。在社會安定，國家富有，人材充足的狀況下，純粹學術與應用學術應當並重，但是在人力、財力、物力極端缺乏的中國，尤其是在抗戰建國的過程中，我們不得不偏重於應用科學，就是對於各種應用科學，專門人材的訓練、分配，工作的指導監督也要有嚴密的統制，絲毫不能任意個人去自由研究，自由發展。至於各種所謂純粹的學術，這在眼前是一種奢侈品，可有可無，除非真有特殊的天才，在國際上能得到相當地位的希望的人，國家應給他種種實現其創造力的機會，除這種極少數的人外，其餘的一般庸庸碌碌，人云亦云，而自以為研究純粹的學者之流，對於這些人，國家應當叫他們脫離「玩物喪志」的生活，去做一點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工作，為個人自己興趣而研究，因家眼前無這種財力、物力可

以供給他們。（五）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統制。我主張對於自然科學的理論與學說，應給與充分的自由，不加束縛。可是對於各種社會科學的思想，就不能不有相當的限制了。我不主張把一切社會科學的學說與思想，都要用三民主義來附會曲解，但是我主張取締任何公開地攻擊或間接地中傷三民主義的言論。這種統制完全是消極的，但是我認為社會思想的統制，是在建設一個新的國家的過程中，一種不得已的措施，應適可而止，不必有過分的苛求。（六）平時與非常時期的統制：無論那一個國家，在非常時期，尤其是戰時，政府對於個人的思想言論之束縛，是非常之利害的，有時還有許多似乎不合理的限制，這在各國皆是如此，第一次歐戰，著名哲學家羅素，因反對戰爭而入獄四年，美國社會黨領袖，也因反對參加第一次大戰而被捕。最近英國大文學家蕭伯納，也有下獄的傳說。英美是民主主義最盛之國家，對於個人言論行動之自由，依憲法及習慣，政府本應加以保護，但是一到了戰爭時期，其統制言論，尚且如此嚴厲，其他國家更不必說了。其實，這也有可以原諒的地方，戰爭是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個人本應把自己的生命財產，交給國家支配，那裏能顧到個人言論行動自由呢。我以為英美人是很講理性的民族，國家到了嚴重關頭，就自動地把憲法和習慣所賦與的一切自由，交給政府，任憑政府去支配，縱政府偶有不合理的箝制，也受之而不怨。我們當認清平時和戰時言論統制的範圍不同，平時在可能範圍之內，應給人們言論行動之自由，在戰時國家民族存亡所繫，言論往往與後方治安有關，故不得不加以限制。因為非常時期有用非常的方法之必要，在實施時難免有多少錯誤的，或不合理的箝制言論的舉動，但是凡是愛國人士，都應暫時忍受，不應有任何怨言，在此抗戰時期，生命財產向應當貢獻國家，還談得到言論自由嗎？所以除非別有作用，要借題發揮，或反對繼續抗戰到底的人，我們不應該在這時候提出言論自由的問題來的。

總而言之，無論從世界學術趨勢的立場，或從中國國家需要的立場，或為調整人力，財力，物力以減少浪費計，我們非實行統制學術不可。世界上若有一個國家的學術端需要統制，這個國家就是中國。中國過去的學術太放漫了，現在的學術太落伍了，學術界的人材太少了，抗戰以來學術界的水平幾落得太低了，現在國家的人力財力物力太差了；若不於此時急起直追，大規模地統制學術，使全國學術的發展有整個的計畫，增加學術進步的速率，若不是這樣辦，我們就永無希望可以趕得上現代學術先進的國家。

一般懷疑學術統制的人們以為凡統制學術的國家，思想極端不自由，許多天才因受統制之壓迫而埋沒，所有可以促進社會進步之新思想，新學說，和科學上的新發現也將因此減少，甚至於消滅。反之，在思想自由的國家，人人得以發表其自己的主張，因而新的學說，新的思想，和新的科學的發現得逐個人天才而自由發展使社會日趨於進步。我以為有計畫，和有遠大眼光的統制決不應該發生這種流弊的。統制學術不是箝制言論，束縛自由的意思，在良善的統制制度之下，只要不妨礙國家之建設和社會之安寧，一切言論思想都應有充分之自由。統制是對學術實行有計畫的指導與鼓勵而增加其進步之速率，並不是消極的箝制。若惟以取締思想言論為能事，而對於學術的發展沒有積極的，遠大的，和有歷史眼光的計畫，那只能說是「一箝制」配不上「統制」這兩個字了。學術如被「一箝制」，天才當然要埋沒，社會的進步，也當然要受障礙。歷代帝王之箝制學術，宗教家之統制學術，甚至現代德蘇之統制學術，都有這種危險。在所謂自由主義的國家，其學術不受「一箝制」，當然時有少數的天才家偶然得到良好的機會而表現其才能，而學術也因之而進步。所以，從學術進化的立場。「自由主義」的確比古代「一箝制主義」優良得多，其實自由主義是針對古代帝王和宗教之箝制學術而論說天才而產生的。

現代的學術統制應具遠大的眼光，不應再照歷史上帝王與宗教箝制學術的覆轍，更應避免蘇德美統制學術之各種弊端。像這樣的統制是遠勝所謂「自由主義」的。為甚麼呢？在所謂「自由主義」制度之下，只有少數天才偶然可以得到表現的機會，大多數的天才家往往為生活所迫，或因其他環境關係，不能得到發展其個性的機會。反之，在有遠大計畫的統制制度之下，國家常用種種方法以物色天才，使國無棄材，使優秀分子都有充分發展其個性的機會，了。因經歷壓迫或環境不良而磨滅其天才。我們須要知道天才是要有良好的機會，和有人指導與鼓勵才能夠實現的。有計畫有系統的學術統制的第一任務，就是物色天才，指導天才，鼓勵天才，和供給天才家表現其能力的充分機會。故學術統制的社會，天才的出現應當比「自由主義」的社會多，而前者的進步也應該比後者快。不但如此，在自由主義之社會，學術的發展常有所偏重，往往偏於一類或數類的學術，在統制制度之下，各類學術之發展都有通盤的計畫和實施的步驟，在時間上雖然有先後緩急之分，可是在實際上決不至有所偏重。

我是主張學術統制，不是主張「一箝制」學術。要統制學術，當然要先放棄那種歷來放任而不負責的「自由主義」，放任雖然可以減少箝制的流弊，却不能得到統制的利益。有遠大計畫的統制其目的不在維持社會的現狀，而在促進社會的進步，不在聽任社會的自然進化，而在以人力增加進化的速率。統制非取締自由，而是納自由於正軌；統制不但不能埋沒天才，而且增加天才發展之機會，歷史上學術常因箝制而退化，但是在自由主義的制度下，學術進化的速率也很慢。統制學術是要用人來替代自然的進化的。社會的進化是和生物的進化一樣的，用人力來促進比聽其自然變化，不但速率增加，而且成效更加有把握。這是統制勝於放任主義或自由主義最重要的理由。至於假借統制的名義，以實行箝制學術之手段，那是倒行逆施的行動，是不學無術之所為，與真正統

制之理想，背道而馳，決不是任何學者所能贊同的。

「自由主義」或「放任主義」是十八世紀的產物，是對抗歷史上帝王及宗教之箝制學術與權殘學術而生的。這種主義在過去有牠的作用，有牠的好處。但是這種作用已經早成為歷史的了。自由主義已經是死了。無論在那個國家地決無有生之理。箝制學術，摧殘學術當然是要給自由主義者做文章的好題目。可是有遠大眼光的學術家決不是箝制學術，決不是摧殘學術，而是以遠大的計畫以促進學術的進步；以增加天才發展之機會，以減少國家人力財力和物力的浪費。這些都是「自由主

要從下面做起來

——憲政瑣談之一——

潘公展

半年以前，大家熱烈的討論憲政問題，好像不談憲政就不時髦。到了最近，一則國民大會因事實上的故障而延期，再則因國際形勢常有急劇的變化，於是論壇的趨向又拋棄了憲政的題材而討論國際問題了。這種一窩蜂的辦法，也許並不十分合理的。本來憲政是有關建國大計，原不是僅僅坐而談談的事情，現在不談固也無妨，但切莫把它忘懷了，連推行憲政這種事也擱置起來，那是要不得的。

憲政決不是「坐而言」的，乃是百分之百必須「起而行」的大事。有人以為既然要推行憲政，就得制定憲法，公布憲法，如是則必先召集國民大會，現在國民大會既尚未召集，連代表都還沒有完全選舉出來，那裏談得到行憲？其實，這是一孔之見。如果必須先有一部條文華美的成文憲法，才配行憲，則英國豈非至今還不能認為有行憲的資格？而且，僅僅有了憲法，也未必不可稱之為實行憲政。中華民國三十年的歷史

義」的社會所不能做到的。學術要有有組織的有系統的提倡鼓勵和指導才能發展得快。明白這一點，就明白統制之重要了；明白統制的目的，意義和作用，就明白學術統制和思想自由是不相抵觸的。就明白自由主義者的批評是無的放矢的。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人存政舉，人亡政息」這兩句古語。學術統制雖然有這樣重大的目的：意義和作用，可是，統制若不得其人，則百弊叢生，結果將變成「箝制學術」和「摧殘學術」而不是統制學術了，那就要給自由主義者進攻的好機會了。

憲法約法之類，不止有過一次，連貽選出來的曹錕，想做皇帝的袁世凱，現在賣國降敵的汪精衛，都先後頒布過或起草過什麼憲法或約法。試問：這些吳東西，祇配擺在毛廁裏的，也能夠被認為實行憲政的象徵嗎？可見制憲法是一件事，行憲政乃是另一件事。真正於國民有利的是誠誠心心切切實實的行憲政，不徒是勉強強強空空洞洞的制憲法。

總我說：「我們不僅應注意制憲，還要特別注意到行憲」。這確是關心憲政問題的國民所應把握的一個指針。然則行憲究竟怎樣行法呢？從何處入手呢？平凡得很，就是行憲必須從下面做起。如果懂得這一點，上面就使沒有大總統，沒有國民大會，一般國民還是可以在憲政大道上唱着進行曲的。只要不是存心假借憲政這個題目來奪取現在領導抗戰建國的政權的人們，當不致否認我這一句話。

何以說行憲要從下面做起來？

因為憲政是民治的政治制度，民治的究極意義是「全民政治」，「全民政治」便是民治、民有、民享的政治。總理說：「真正的全民政治，必須先有民治，然後才能夠說真是民有，真是民享」。可見沒有民治，還有什麼憲政？行憲政便是以民治為唯一條件。民治是政治制度的一種。政治的定義，推 總理之說為最簡當。政是眾人的事，治是管理；故政治便是管理眾人的事。民治當然就是由人民自己來管理眾人的事。「全民政治」自然便指出全體人民管理有關全體人民的事。要使全體人民有力量並有才幹來管理全體人民的事，一定先要使一個地方的人有力量有才幹去管理這一個地方人民的事，這便稱為「地方自治」。沒有「地方自治」做基礎，即「全民政治」便成了海市蜃樓一般的空中樓閣，也就是憲政徒成爲紙上談兵的題材。總理說：「真正民治，是要兄弟所主張的民權主義能夠做到，可以讓人民在本地方自治，那才完事」。又說：「縣縣都可以自治，中華民國便自然成立」。這是千古不磨的遺教。國民政府頒布的「縣各級組織綱要」第一條規定「縣爲地方自治單位」，就是根據 總理遺教的。如果一縣的人民還沒有力量沒有才幹去自治，換句話說還沒有實現一縣的全民政治，則一國的全民政治——憲政，將何從談起？所以醉心民治，酷好憲政的現代國民，與其紙知醉着眼睛等候召集國民大會，或嚷着嚷嚷爭辯憲法草案，不如大家一齊致力於地方自治的實際工作，這是真正行憲的起點；這就是從下面做起的辦法。

從下面做起的行憲辦法既在實行地方自治，我們就得信奉 總理遺教，鼓吹自治思想使它普及，確定自治目的在於實行三民主義，而入手的方法，最要先試辦清戶口、立機關、定地價、修道路、墾荒地、設學校等六件事。六事辦有成效，再進而辦理各種合作事業，如農業合作、工業合作、交易合作、銀行合作、保險合作等等。這都是 總理遺著「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中所指示我們的方法。我們要行憲以而不日埋頭

努力於這些事業，一定是自欺欺人的勾當。到了「全縣人口調查清楚，全縣土地測量完竣，全縣警衛辦理完善，四境縱橫之道路修築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種使用之訓練，而完舉其國民之義務，實行革命之主義者，得選舉縣官以執行一縣之政事，得選舉議員以議立一縣之法律，始成爲完全自治之縣」（建國大綱第八條）。「完全自治之縣，其國民有直接選舉官員之權，有直接罷免官員之權，有直接覆制法律之權，有直接複決法律之權」（建國大綱第九條）。如果能做到這步田地，那個縣的全民政治是名副其實的了；縣縣如此，全國的民治自然水到渠成，不待憲法的頒布，事實上已經在憲政大道上走了一大段路程了。這便是從下面做起來的實效。

由此，可知「縣各級組織綱要」是目前開始行憲的一部「步兵操典」。如沒有行憲的決心則已，否則便應根據這個法規，努力推行新縣制，澈底實行新縣制。不但各省政府不能視為具文，就是一般國民尤其青年有智識的青年，應該預立大志爲地方自治盡力。類如調查戶口，測量土地，發展交通，普及教育，訓練民衆維持治安，推進衛生，提倡公共造產，推行合作業事等等，凡爲一己的智識能力所能做的，下了決心，不顧一切的去幹，——硬幹，苦幹，快幹，實幹。表面看來，似乎這些事都和憲政無關，比不得國民大會代表的競選和憲法草案的爭論，來得哄動耳目；其實凡是真能在地方上努力於這些事業的，才是爲中華民國實行憲政打基礎開大道的無名英雄！希望受國家培養，爲社會愛護的青年們，打破已往「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的陳腐觀念，實行「到鄉鎮去」，「到民間去」，負起這個從下面做起的行憲大責任來！

總理說：「我現在相信：建設民國不是完全從上面可以做得到的；以後建設民國，還是要從下面做起來」。

貫澈主義難研究主義亦不易

楊玉清

克魯泡特金在法國革命史上開宗明義說，革命的發生，淵源於兩個潮流：一個是理論的潮流，一個是行動的潮流。徒有理論，而沒有行動，那末，革命就不會有進展的，換言之，就是理論絕沒有實現之一日。

這幾句話，歷史上的事實證明是真確。盧梭的民約論，至今讀之，本只是哲學的鼓吹，而不是科學的論證。假使不是法國的大革命，人們取其精華，而發爲人權宣言，也許這部書，就寂寞無聞。孟德斯鳩讀了羅馬的歷史，考察了英國的政治，而倡爲三權分立說，假使沒有美國的獨立運動，當制憲時，奉之爲立憲鐵則，孟德斯鳩在現代憲政史上，不是有崇高的地位，也很成問題。

馬克斯主義下的一切科學，都自成體系，馬克斯主義者，不僅要以辯證法的唯物論去改造社會科學，同時還有野心去改造自然科學，這並不是因爲馬克斯吸收了英國E. 才派的經濟學，法國空想的社會主義，德國古典派的哲學，馬克斯是一個集大成的理論家。最大的原因，還要算馬克斯是一個行動家，馬克斯的理論，都是從行動中得來。馬克斯參加革命運動，一波瀾遂於德國，再被驅逐於法國，三被驅逐於比國，最後在倫敦圖書館埋頭三十餘年，這是不得已的事。尤其是他的信徒們，列寧輩，出死入生，爲實現他的主義而努力。他們硬說馬克斯主義，是他們革命的武器；說馬克斯的哲學，是戰鬥哲學。他們老是說，真理是其經河，不是抽涼的。理論不是死的教條，一定要與行動結合起來，才有

意義。所以馬克斯主義的發揚光大，絕不在幾個書房子裏面研究他的主義的人，甚至於可以說，這些人對主義的貢獻，佔極少的成份，最大的功勞，還要算工廠的工人，戰場上的士兵，農場的農夫。

孔子也是一個行動家。他周遊列國，宣傳他的主張，希望有同情他的人。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修春秋，是他六十八歲以後的事。孟子闢楊墨，以孔子的正統繼承者自居，其行動更有聲有色。孔子對政治的改造，只是亂述堯舜，憑章文武，提出了大的原則，使後人有所遵循。孟子本此原則，更提出了不少的具體方案，希望達到：材木不可勝用，魚鼈不可勝食，老者衣棉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後來宗師孔孟的人，固然不免有人言孔孟之言，而行盜跖之行，但孔孟學說的能維持於不衰，畢竟還得力於一般志士仁人，忠臣孝子。這般人，都是以行動證明了自己的信仰。

三民主義之偉大與實現三民主義工程之艱鉅，這是誰也知道的事，用不着詳加說明。中山先生是一個理論家，同時更是一個行動家。他的理論，都是從行動中得來。他的計劃，都是希望他的信一們身體力行的，甚至於他的一切，是準備着他及身而行的。他不能及身見其主義之實現，這的還是一件憾事。所以他杜遺囑上諄諄告誡：

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

可見貫徹主義，是國父遺給全國國民最大的負擔。我們一天不能貫徹主義，我們的負擔，就一天不能減輕。要求主義之貫徹，絕不是關在書房子裏的幾個書生可以濟事的，一定要全國的國民，都在自己的範圍

們，整日費盡最大的努力；尤其是在上位作領導的人們，更要以行動證明信仰，以事實答覆責難，多讀幾遍遺囑，多喊幾聲總理，是沒有用的。所以我說：貫徹主義難。

二

根據上面的說法，會有人問：貫徹主義困難，那末，單純從事研究，總是很容易的吧！其實不然。我的答案是：貫徹主義難，研究主義亦不易。

本來，研究他人的思想，已經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們常聽着人們說，翻譯比創作還難。這就是說，創作只要自己打定了主意，就可以隨筆之所之，一直寫下去，長江大河，一瀉千里。翻譯就得小心翼翼，以自己的筆調，寫出人家的心情，多一點，感覺太過；少一點，又感覺不及。研究他人的思想，也比翻譯他人的作品是一樣，一定要選他一個本來面目，不好以自己主觀的好惡，滲入其間。否則不先之『托古改制』，並失之『以盜測天』，這就是發表自己的意見，不是研究他人的思想。主觀是思想，是信仰，是力量。但不把思想研究清楚，就無從發生信仰，無從發生力量。所以研究主義，第一步就是研究中山先生的思想。要不論過去新語『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弊端，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研究一個學者的思想還容易，研究一個政治家的思想，更是難之又難。學者的思想，是在靜的過程當中產生出來的，體系很完整，意見很審實。例如康德研究學問，就終其身沒有離開他的故鄉，所以研究康德的思想和根據他的著作，就不會發生大的問題。政治家的思想，是在動的過程中結晶起來的。以地方的不同，以時間的不同，甚至於以對象的不同，他的話，他的文章，即前後不免有所出入。稍一不慎，甲抓着這一句話，就所以作擁護某某主張的護符；乙抓着另一句話，又可以作反

對某某主張的口實。因為政治家與學者的態度不同。學者的態度，單純在把握真理，他如果發見了這是真理，你如果要殺他，他還是要講的。政治家不但要把握真理，還要計較環境的利害。他不曾爲了利害，完全抹煞真理，但有時也不免爲了利害，而隱藏真理，而迴避真理，最低限度，詞句之間，總不能不有所修飾。他不是故作姿態，實在是別具苦心。『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所以研究一個政治家的思想，我們更要知道他的爲人，設身處地，替他想一想，好學深思，窮其立言之所由。

國父是一個政治家，是一個革命運動的領導者，他的主義的完成，絕不是在同一個時期，同一個地方，我們根據他的前後的著作，可以看出他思想變遷的痕迹。所以我們研究他的思想，須得具備幾個條件：

第一，整個的認識。現在分科學習，不少的學人，因爲耽於專題研究，每對一個問題，只看見樹木，而看不見森林。國父的主義，包括了中國的全體問題。他的著作，他的講詞，他的信札，他的文電，甚至於他在某時某地對某人或某一部份人所講的話都是我們研究的材料。如果不是把這些材料，盡量搜集，加以整理，加以熟讀，加以選擇，取其精華而棄其糟粕，那末，就絕不能道出國父的用心。

第二，學理的修養。根據國父自己的話，可以知道他的主義的完成，有三個源泉：一個是中國固有的；一個是採自歐美的；一個是他自己創造的。如果不懂得中國固有文化的人，不足以談瞭解國父；如果不懂得歐美科學的人，也不足以談繼承國父。要研究國父的主義，一定要有一個大的修養，對中國固有的東西，與歐美新興的文化，都相當的認識，然後才可以知道國父的一言一語，一文一字，不是偶然的，都有他極大的價值。有的人，只讀了外國書，就以中國傳統的眼光，來解釋主義；有的人，只讀了外國書，又以外國皮相的見解，來批評主義；這都是庸人自擾，毫無是處。

第三，救國的熱情。國父的存社，是爲了救中國。他的生，是爲中國而生；他的死，也是爲中國而死。他的文字，他的講詞，他的一切一切，莫不是熱烘烘的，而沒有冷冰冰的樣子。研究他的主義與研究其他學問不同，『必得神遊之言，眼亮之行』的人，才可以生有成就。這就是說研究主義的人，必得以國父之心爲心，以國父之言爲言，以國父之行爲行，才可以負起發揚光大國父主義的責任，不然的話，以劉竊爲能事，慣會做八股的文章，敷衍其詞，儘管可以哄動一時，終必如無根之草，一個波浪來，就打不到不知何處去了！

二

研究主義，固然要有個人的準備，同時也要有環境的條件。如果領導政治人，對主義的研究，所持範圍極狹，所立標準極苛，那末聰明才能之士，也不會去上這條路的。

孟子是孔子的信徒，但孟子的立言，就與孔子稍有出入。孔子說：『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而孟子即說：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因爲孟子處境與孔子不同，天下人入不於楊，則入於墨，孟子負開道之責，於是不得不教孔子似爲偏激，蓋犧牲稍過其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後人稱孔子爲元氣，稱孟子爲景星慶雲，稱孟子爲泰山崩巖，時代不同，其態度之不同也如此！

亞里斯多德是柏拉圖的學生，但柏氏倡倫理第一；亞氏則倡政治第一；柏氏把政治當作倫理的手段；亞氏則把倫理當作政治的手段。『吾

愛吾師，吾大，愛真理』，亞氏與柏氏，立言巖谷不同，而其精神是無二致的。

德國的修正馬克斯主義者，他們認爲馬克斯主義，有待修正。至於誰有資格修正馬克斯主義，他們說，只有馬克斯的忠實信徒。他們的修正，對與不對，自係另一問題，但他們提出，只有馬克斯的忠實信徒，才有資格修正馬克斯主義，這一點，是特別值得玩味的。

列寧領導俄國的革命，他的理論，人皆稱之爲列寧主義。他們都問：列寧主義，與馬克斯主義不同嗎？他們又解釋，現階段所運用的馬克斯主義，就是列寧主義。到列寧死後，斯大林領導俄國的革命，他的理論，可稱之爲斯大林主義。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沒有性質的不同，只是環境不同，而運用上稍有差異罷了。

可見古今中外，愈是前人的信徒，愈要根據前人的精神，針對現在的環境，而對其理論，加以發展，理論是前進的，絕不好中途停頓，更不好拉倒車，向後退。一個一個字，照着喊，固然不必，尤其是不應談。

我的意思，希望當局對主義的研究，不要抓得太緊。稍一不如意，即認爲離經叛道，衆論譁然，蓋徽花是要在荆棘中出產的。我們忌諱荆棘，就永遠不會有薔薇。

因爲本刊編者的厚意，囑作者草文，特利用此機會，而說幾句開場白於此，其他的意見，以後當可隨時寫出，以就正於那人兄弟之前！

本刊徵求基本定戶啓事

本刊爲便利廣大讀者之要求起見，將以最迅速，最敏捷，而又最經濟的辦法，優待各訂戶，同時特別優待國民黨黨員，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及青年學生。茲將訂閱辦法列後，歡迎各界訂閱。

黨員團員均照備八折青年學生照備九折 ○半年二元四角 ○全年四元四角 ○郵費均在內
新聞紙本照原價加倍，以直接向本社訂閱者爲限。

意志集中與思想統一

羅敦偉

意志集中是精神動員必需的條件，而意志集中又必須思想統一，把紛歧錯雜的思想一掃而空。過去有許多人認為思想統一不但不可能，而且必然的會成爲黑暗時代，阻礙人類文明的進步。這個理解在十九世紀中間「自由思想」高潮之下，表面上看去當然是有若千的理由，可是我們今日所講的思想統一，與他們那種理解，完全是兩件事。因此，我們不能不把集中意志與統一思想的基本原理，加以闡明。

二

十九世紀所流行的「自由思想」觀念，原始即屬不十分正確。因爲基於哲學上的理解，每一個人的思想，也不過是一般客觀現象的反映，而不是由他自己去憑空幻想。即是所謂「存在決定思維」，而不是「思維決定存在」。因此，無論什麼人的思維或者思想，表面上雖然由他個人去自由自在地發展，而事實上却不能離開客觀事態的範疇。不僅個人是如此，即是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也不過是在客觀的基礎上建築起來。固然，我們並不定個人的思想也可以改變客觀的情勢，可是由個人的思想以至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之不能離開時代社會的範疇，確是一種事實。同時我們也不應機械的唯物論者，以爲絕對的每個人的意識，一定是受着生產關係的拘束。可是每一個時代，民生情況的客觀存在，必然的影響到個人的思想，這是沒有問題的。胡適之寫中國哲學史的時候，加重說明，任何思想都不是憑空由天上掉下來的，必有他的歷史背

景社會背景。佛家哲學雖然是最偏重主觀的學說，可是佛家認爲每一個時代思想的構成，必須經過「生」「住」「異」「滅」的四大階段。「生」即一種思想的最初構成，所謂胚胎時期，慢慢長成，才能成爲一種思潮，到「住」的階段，才是成長的時代。再因爲社會客觀情勢的變革，必然的又發生變異，「異」即是蛻化時期。由此，再基於環境的發展，走到「滅」的階段，就由另一種新的思想所代替，這種時代思潮，也就隨時代而俱去了。完全不能離開客觀的時間性。各方學說的證明，可以知道，絕對的自由思想是不會存在的。十九世紀所謂自由思想，所求的不過在避免政治權力的干涉，並不是說思想可以絕對的自由。

上面是就一般的理論說的，如果自蘇聯的新興社會科學的眼光看去，思想乃至一切觀念，都不過是社會基礎上的上層建築物，絕對的沒有個人主觀自由的餘地。近年來更進一步，由學術的階級性進到學術的黨派性。以爲每一個人的學術思想以及一般的觀念形態，不僅不能離開他的階級意識，也就不能離開他的黨派意識。把個人的思想自由範疇在一個狹隘的黨派之內，自然更談不到個人的思想自由了。

三

許多人認爲思想應該絕對自由，因而反對政治上對於個人思想的任何干涉。以爲個人思想根本不能統一，而個人的思想自由，如果被政治力量統一起來，學術文明即沒有方法進步。所以過去個人主張統一思想的時候，陳獨秀先生慨然地說，個人的思想是絕對沒有方法統一的，如果疑心妄想統一思想，必會造成黑暗時代。並說，蘇聯，德，義因爲統

制思想，所以造成了黑暗世界。（這是筆者所記憶的文字）這個顯然是有一個誤會，即是以爲凡主張統一思想的人們，是企圖統一每一個人的「思維」。思維是一種概念，雖然由前面的說法也沒有方法離開客觀，事實上都不能絕對的自由。可是那是基於哲學的觀點，就政治的觀點說，是沒有方法統一的。現在我們所講的就是統一思想，而且祇限於有關政治方面的思想。思想是與思維有區別的，思想是「就事物關係而斷定的意識作用」。基於這個斷定，可以發生一種信仰。因此，統一思想與統一信仰，發生連帶的關係，而同時必然的要糾正一切紛歧錯雜的思想。在積極方面，他是集中統一的，把每一個人的思想意識，都集中統一到共同的目標之上。而消極方面，他是具有排他的作用，對於一切與這個共同認識不同的一切紛歧錯雜的思想，必須加以排斥，不許其共同存在。這個最斷然的說法，最好引用斯太林一句話，他說：「一切反對派的理解是澈跟澈尾與我們不同的，不能讓他與世並存」。雖然同一無階級的思想，即因爲派別的不同，也沒有方法同時並存，可見思想之不能不統一，在現代政治措施上是一種嚴重的事件。不過話可說回來，統一思想，究竟祇限於有關於政治方面的思想。無關於政治的思想，乃至信仰，並沒有人去企圖加以統一。絕對主張統一意志的國家如蘇聯，憲法即明白規定有宗教信仰之自由。而在三民主義之下，也容許信仰佛教，基督教，回教乃至其他的宗教。宗教的信仰，在近代僅限於個人八生觀方面。所以在主張統一思想的人們，也並不反對宗教信仰之自由。因爲，所謂統一思想，既不是統一個人的思維，也不是統一個人無關於政治的思想或信仰。具體地說來，所要統一的不過是個人的政治思想或者個人對於政治的思想上的態度。這個是檢討統一思想，首先應該理解的問題。如果理解了這一點，即不致以爲個人的思想，沒有方法統一，因而反對統一思想，認爲統一個人的思想爲「荒謬無稽之談」。（這是陳獨秀先生的話）

四

現在要進一步檢討，統一思想是否是阻礙文化的進步，是否妨礙學智思想的發展，是否會造成思想界的黑暗時代。

過去許多的人們，誤解了歷史。看到古代希臘羅馬自由思想之勃起，詭辯之流層出不窮，由是有蘇格拉底、柏拉圖出來，學智思想十分發展。而中古的黑暗時代文藝復興之前，政教不分，思想不能自由，文明沒有進步。又看到中國先秦時代，諸子百家，同時萃出，於是孔孟集其大成，文化也十分的發展。秦漢以後，因爲「定於一尊」，思想也失了自由，文化進步比較得緩慢。因此，斷定思想必須自由，文化才有進步。上述的歷史事實，雖然是真實，而上述的斷定，却是一種誤解。中國先秦時代與希臘羅馬時代，學智思想界的發展，主要原因還在農業經濟的高度發展。因爲自歷史上的生產關係發展的軌跡看，那個時代，實在是農業的生產關係有長足的進步，而同時各個農業的生產區域，基於交通的進步，互相接觸，社會關係比較有高度的發展，而民生關係也十分的穩定，學術思想的突飛猛進，事實上是因爲這個關係來的。蘇格拉底、柏拉圖、孔子、孟子都是代表一個時代的農業文化，都是集農業文化的大成。歐洲中古時代，封建制度樹立起來了，農業文化受到了絕大的限制，社會的生產關係既不健全，而民生問題也發生嚴重的現象，農民不斷地暴動，社會組織發生動搖，文化也因而不能有所發展。中國秦漢以後，農業經濟也大致與歐洲中世紀有相似似之處，所以也同樣不能有顯著的文化進步。其實事實上中國自秦漢以後，因爲佛教文化的流入，名義上雖定於一尊，實質上一切文化思想受佛教的影響很大，同時實際上思想文化正是也有相當的進步。比較落後的，還是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及現代的自然科學。並不因爲定於一尊而即阻礙文化的進步，這是一個事實。而上面的說明歐洲中古時代文化之不能進步，其原因也還在以

生之不能向上，也不是由於政治的干涉。

再就理論上說，我們所主張的思想統一，只限於政治的思想，即是要求全國上下對於政治上有一致的認識。這個所發生的效果，首先可以使全國的政治思想趨於一致，政治上可以減少無謂的動盪，同時也可以免得政治上的良善而施發生阻礙。社會組織也一定可以趨於穩定，民生也可以促其繁榮。這個正可以幫助學術思想的發展，何又阻礙學術思想的進步？歷史上的事實甚多，每在一個社會穩定，民生康樂的時期，學術思想一定突飛猛進。中國歷史上英明君主在朝的時代，優武修文，學術一定有長足的進展。歐洲也如此，這個例證非常之多，用不着一列舉。

總而言之，學術思想的進步與否，這固完全在乎民生的情況是否安定，而不基於政治上是否對於思想的放任或者干涉。況且今日的所謂統一思想，絕不是剝制思想壓制思想，而不過是統一政治上思想的態度。政治上大原則之思想一致，一般的思想，不僅是自由，而且更是用政治力量幫助學術的研求，思想的發展，使一切科學有強烈的進步。

五

按照近代的政治說，思想之應該統一，尤有他的必要的理由。

現代的政治建設，決不是盲目的政治建設，更不是以君主私家利益為前提的。必然的有一個政治的理想，希望全國上下一致努力，把這個政治的理想實現起來。例如德、義，他們希望建立極權國家，英、美，他們希望建立他們的民主主義，蘇聯希望建立他們的社會主義，我們中國希望建立三民主義中華民國。都具有有一定的理想，尤其是「聯的社會主義與我們的三民主義」都有一定的建設計劃，而且有一定的建國程序。在某一個程序之中，有一定的方法和一定的步驟。而且一種政治理想，必然的是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前提，而同時當然必須大多數人的共同

努力。英、美、德、義、蘇聯及中國都是如此。如果在建國的進行的中國，有少數人橫生阻力，或者把別一種紛歧錯亂的思想，來動搖國民對於這個主義的信仰，甚至於有種種反動的行動，使你這個政治的建設不能順利的進行，對於國家說，當然不能夠容忍他。所以每一個國家，都不容許與其政治上相反的主義之存在。這個實在是現代政治建設必然的要求，也是現代政治建設成功的一個必要的條件。反過來，如果政治思想不能統一，或者讓許多人在相信另一種思想，甚至於聽從外司的另一種思想集團的指揮，搗亂本國的政治理想，違反本國的政治利益，實際上成為別的國家在本國思想上的「第五縱隊」，這個當然是絕對不能容忍的。所以蘇聯憲法上於規定公民的自由權利的時候，一定以「適應勞動者的利益並鞏固社會主義制度起見」為前提。（蘇聯憲法與一二五條）而德、義也不容許任何反極權主義思想之存在。英、美民主國家，雖然自表面上看去對於個人思想極為自由，可是一到國家危急的時候，也就加強思想上的干涉。而法國因為許久以前即是一個思想上四分五裂的國家，所以一到德國的進攻，在海陸空軍還沒有崩潰的時候，「戰鬥意志」即早已崩潰。英國陸軍部長艾登說，法國的失敗，完全是「戰鬥意志」的失敗的，的確一點也沒有錯。這個正是一個思想自由的嚴重教訓。

六

當前的中國，說到統一思想，更有兩個絕大的理由。

中國的經濟本質是一個次殖民地的經濟。（詳拙著：我們的社會）次殖民的經濟本質，意識形態也是次殖民地的，因而一般思想很容易喪失中國的獨立性。對於帝國主義學術思想的追隨性特別強烈，完全是思想上的「尾巴主義」。這種尾巴主義的發展，中國人簡直不成其為中國人。總裁說道：「有許多名目只是中國人，而一考其思想與精神，就沒有中國人的氣質。……祇是盲目的接受外國的一切。凡是本國的都可以隨便吐棄，毫不顧惜。凡是外國的似乎都可以隨便模仿，不加別擇。而且祇講表面，徒費反毛，浮動淺薄，隨人俯仰，完全喪失了獨立國

擁護領袖歌

王平陵

教部近將發行民衆歌唱集，選錄抗戰以來的歌曲，頒發全國各校學生民衆習唱。其中有擁護領袖歌一首，係不佞的舊作。茲經音樂家研究結果，有改製的必要。爰擇一星期的潤飾，重作此歌。

此歌不易作，情調要在歡快熱烈中，不失嚴肅真摯的精神意義。要在平凡易曉中，包括高深的真理；語句要通俗，要人人能懂，但仍須有自然的旋律，俗而不傷其雅；并且不宜過長，至多不能超過二十行。

不佞雖已重作，仍恐未富，因特鈔錄一通，先刊登林桂圃先生編的三民主義週刊，廣徵當代賢達的賜教。

立國重四維，
濟世賴八德，
惟我領袖，
領袖秉國父遺訓，
不辭困苦艱辛，
盡把黑暗掃清，
革命，革命，
大放光明，
振民族，
昌民權，
救民生，
創造中華新生命。

人人爭願爲國獻身，
孩子們充滿歡躍的心，
個個要做忠勇的後備兵，
白髮翁扶杖笑看祖國的黎明。
呵！偉大的領袖！
民族的救星！
敬禮！敬禮！敬禮！

家的國民精神」。革命的政教育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再讓他自由發展，不用政治力量挽回這一個頹勢，那末，中國人將成爲別的國家的公民，而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國家。國民精神喪失了，國家還可以獨立存在嗎？夫掉了戰勝精神的法國，還不是向德國投降，喪失了本國立國精神的國民，還不能爲祖國爭取獨立自由嗎！所以在中國如果再反對統一思想，簡直可以說，是喪失了國魂的人們，根本算不了中國人！

中國政治建國的主義，是「民主主義」。總裁說過：三民主義是最完美又最切實的主義。比較任何主義都偉大。這個，我們不妨看看總裁的說話：

現在世界上所揭舉的主義，最主要，就是民主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其實這三個主義皆有缺點，而且他的內容是很不完備。譬如共產主義，他固然是重視經濟，近於民生主義，却不重視民族和民權主義，而且共產黨人倡導民生，亦只重視一個階級的利益，而不兼顧全民的利益。法西斯主義注重民族主義，並且只注重自己民族的利益，忽視其他民族的利益。至於倡導民主主義的政黨，誠一般國家而言，他們雖然注重民權，而以全民利益相號召，實際上資本主義的氣味太重，不能給民生問題以完滿的解決。只有我們，總理的三民主義則不然，他以「公」字爲出發點，所以能涵蓋一切，把各方面都能照顧到，無絲毫偏頗之弊。

由上面這個說明，把各方面都能照顧到，無絲毫偏頗之弊。以上面這個說明，把各方面都能照顧到，無絲毫偏頗之弊。以上面這個說明，把各方面都能照顧到，無絲毫偏頗之弊。以上面這個說明，把各方面都能照顧到，無絲毫偏頗之弊。

合中國自己的需要，是最能適應中國客觀環境的主義。如果了解三民主義的人們，決不會再信仰別的主義。信仰別的主義的人們，一旦了解了三民主義，也就必然的會幡然悔悟，不再信仰別的主義。所以用三民主義去統一思想，絕對的沒有什麼流弊，也絕對的合乎真理的要求。而實際上「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而抗戰建國正是三民主義的實踐。把全國的思想統一於三民主義之下，自然可以「意志集中」，同時也就是抗戰建國的「力量集中」。建立一種無可匹敵的精神巨力。羅斯福說：「吾人不但需要無機坦克車軍艦及巨砲等武器，更需指定犧牲冒險之人民」。中國今日的需要人民精神力量，比較美國更充分的迫切。因而大家應絕對擁護三民主義而贊成意志集中思想統一。

月廿三日